

老年學、老年專科醫院 我的回憶、聯想、心願 成大老年學研究所十週年

◎文 / 韓良誠

主持人盧所長，以及從第一排到最後一排，今天前來參加這個盛會的每一位貴賓，大家平安！

我非常榮幸，今天能有機會站在台上，手握著麥克風，和大家一起參加這個非常有意義的慶典，我心中充滿了不少非常美麗又溫馨的回憶、聯想和心願。

回想起來，四十年前，夏漢民校長想在南台灣，最後特別選在成功大學，設立國家級的醫學院，這是他大格局的作法，並且也非常有前瞻性，值得我們感念和讚美。另外，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，他有眼光、有勇氣，有智慧，也有耐心能夠排除種種政治上，以及經濟上的阻力，甚至反對，極力邀請到創院院長黃崑巖教授，返台籌設這所醫學院。我個人，至今仍然覺得很慶幸能見識到，也很欣賞，並且也肯定夏校長勇於任事的態度和膽識。如果當年不是選上黃教授，甚至是選錯人的話，今天的成大醫學中心，恐怕不會是這麼到

處有人文氣息，並且成為充滿著活力的醫學教育殿堂！

我因為在醫學生時代，就對這一位只高我一屆的前輩黃崑巖學長，很是心儀，因此，也就很自然的，在他回國之後我們彼此之間，有頻繁的互動，進而在成大醫學院和成大醫院的破土典禮時，有機會拿著圓鋤，和他一起參加破土典禮。

之後，他也讓我有機會在醫學院開課之後，從第一屆的學生開始，以及成大醫院營運之初起，就有機會在這裡「教學相長」，一直到今天，不曾中斷。否則的話，在這一日千里的基礎醫學新知和臨床醫療的工作上，我恐怕已經早就被時代的浪潮給淘汰了！因此，我對黃院長用心創設的這所成大醫學中心，一直懷著特別深厚的感情及感謝。

緊接著，我又很榮幸地，在 1990 年，受到黃院長自動書寫推薦函給夏威夷大學的老年醫學科，並在做過周詳的準備之

後，把握住機會，以戰戰兢兢的心情，親自前往夏威夷大學老年醫學科，去接受主任 Professor Blanchette 的考試，結果很榮幸地被錄取為 Research Fellow。因此才有機會，以一介「基層開業醫師」的身份，去進修在台灣還相當不被重視的「老年醫學」。怪不得我去報到時，Prof. Blanchette 就談起，她很高興在那美國都還很少有年輕醫師，願意投入「老年醫學」的時代，就有人千里迢迢地，從台灣前來夏大進修老年醫學。這恐怕也是她考慮錄取我的部份原因罷！何況，我也覺得，這次的進修，不但讓我大開眼界，也在主任的上課和床邊教學之中，學了不少成人內科和老人內科的不同之處。結訓之後，我深深體會到，就像「嬰兒學」和「一般小兒科學」之間有太大的不同一樣，在「老年醫學」和「內科醫學」之間，也仍然有相當程度的不同。因此，在國內，一般成人內科的醫師，要專精於老人特有的生理學，心理學，以及藥理學，…進而在「身體診察」上，更重要的是，還包括特有之「老年精神醫療」上，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，這恐怕還有一段很大的努力空間。

返台回成大之後，在和黃院長的互動中我就知悉，他不斷地在使出「渾身解數」，想邀請當年在哈佛大學非常 promising 的蘇慧貞老師，現在的成大蘇校長，請她回台參加成大醫學院的教學陣容。我還非常清楚地記得，他私下曾經跟我談論過「台語有一句話說『七請八請』，而我可以說是以『九請十請』的努力，才邀請到蘇老師願意點頭的」。可見，當年的蘇教授，在如何去克服在哈佛大學和成功大學之間，取捨上的利弊得失中做出決定，確實有極大的困難存在。如今，我還清楚地記得，蘇老師點頭時，黃院長是如何地像小孩一般，喜出望外和眉飛色舞的情景呢！

就因為有這一段往事，日後我才有機會，再次踏上老年醫學的學習路之路，經當年和哈佛大學有很好關係的蘇慧貞教授的推薦，以及她自動親自聯絡，終於讓我再次有機會，在 1993 年，從「台南韓內科到哈佛大學醫學中心」進修。其實，我在夏大進修時，Prof. Blanchette 就一再提起，希望能在適當的機會推薦我前往哈佛大學進修老年醫學。【註 1】

在哈佛大學進修結訓之後，很榮幸

地，也非常讓我意外地，在返台一個多月之後，收到 Harvard Upper New England Geriatric Education Center 的 Faculty Training Module 的結業證書！這張結業證書，對我而言，就和台大醫學院的畢業證書，以及日本千葉大學的博士學位證書一樣，很重要，也確實是我個人得來不易的「家寶」。就因上述的種種緣故，我才進一步能夠在從哈佛大學回國之後，有機會在台大醫學院，為學生上基礎醫學的課，參加在內科病房的小組教學，以及做床邊教學。

也許是對老年醫學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之後，在我自己診所的加護病房和門診、成大醫院的急診部、以及台大內科部的加護病房和一般病房，我強烈地感受到，老年醫學在台灣迫切需要。更進一步擔心，我們已經落後歐美國家，甚至日本，很遠，很遠，特別是在老年學(Gerontology)」上更是如此。更進而也知道，在國內許多重要的國家政策上，缺少「老年學」專科人材之參與，以致老人族群多年以來，已經變成台灣社會的「弱勢族群」。有感於此，我才會在十年前，能夠適時捉住難得的機會，並且也徵求過

成功大學高強校長的同意和幫助，以及成大醫學院的宋瑞珍院長、內科的林錫璋主任、公衛的許甘霖老師和國策顧問黃崑虎先生，大家同心協力，一起極力向教育部杜正勝部長，申請在成大成立「老年學研究所」，為的是，希望以「學術的力量」幫助並造福在台灣多年以來，屬於「弱勢族群」的眾多老人。

我個人認為，一個文明的國家，應該是要以國家的力量，需要特別用心去照顧那些，年輕時為家庭【註2】為社會、也為國家，貢獻了他們一生最精華的青春歲月，以致後來年老體衰，甚至罹患慢性病、更嚴重的，竟變成殘障的眾多不幸的老人。否則的話，我們根本就談不上是，在「大有為的政府」下的人民了！

今天在這慶祝十週年慶典時，我真的也很希望各位飲水思源，不要忘記當年，在困難重重的爭取成立老年學研究所的過程中，成大醫學院第三屆畢業的傑出校友，當時的賴立委清德醫師，曾經扮演了極為重要，並且是關鍵性的，臨門一腳的角色。

在老年醫學研究所誕生之後，我又重

新燃起設立國家級的「老年專科醫院」的夢想。我一直非常不解的是，台灣已經有了三家「兒童專科醫院」，為什麼還沒有一家專門診治，並且照顧老人的專科醫院？！眼看全球性的，在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人，已經漸漸成為各國必須儘速面對，並且用心解決他們所面臨的老人問題之際，唯獨台灣還在袖手旁觀！？難道老人醫療的問題，可以先擱置一旁，暫時先只解決兒童醫療問題就可以嗎？我百思不得其解。其實有關創設「老年專科醫院」的事，過去多年以來，我已經默默地做了不少的努力，只是人微言輕，沒有被重視而已。所幸最近我終於又找到賴市長清德醫

師，經過他善意的安排，我在今年的二月二十九日，終於有機會在我家二樓客廳，和準總統蔡英文，有了前後五十五分鐘的談話，而話題的主要內容則是，在成大創設「老年專科醫院」的急迫性。如今，似乎已露出了一線曙光。我真的很希望不久之後，能有機會開花，並且結果！

最後，我殷切地盼望，在我們的研究所迎接二十週年慶時，會有我們的畢業生，包括博士班畢業生，以及我們自己教育並且訓練出來的，國內以及國外的「老年專科醫師」，大家一起來大大的慶祝我們二十週年的所慶！

謝謝各位！

【註1】夏大的 Prof. Blanchette，她的老年醫學，是在哈佛大學習得的，因此她才會一再推薦我去哈佛大學進修。此外，我在成大申請副教授時，她也曾經在寫給黃院長的推薦信上寫到：「如果韓醫師不回國，願意留在夏大的話，我願意收他為夏大的 Faculty。」！我至今仍然很感念她的好意。

【註2】在法國等先進國家的婦女，在「家」生兒育女，不是也有國家的「薪水」可領之類的照顧嗎？